

## 读《闽小纪》

简 启 梅

周亮工(1612—1672)字元亮,号栎园,河南祥符(今开封市)人。清初曾任福建按察使和布政使,寓闽期间,所作诗文及笔记甚多,本文仅就其笔记《闽小纪》试加分析。<sup>①</sup>

《闽小纪》是周亮工杂记闽人闽事闽物闽俗的笔记,随时记录,一非时写成,至离闽后始编辑成册。周本人作于顺治十七年(1660)的《赖古堂诗集序》中,曾提到作于福建邵武的《同书》和《字触》,未提及《闽小纪》。现行《闽小纪》(《瓜蒂庵藏明清掌故丛刊》本)卷首载汪楫(1626—1689)《〈闽小纪〉序》称:“《闽小纪》一书乃栎园先生莅闽时所集,于其去闽之后十年楫始得受而读之。”汪序作于康熙丙午(1666)季冬。序中所言“去闽”时间,指顺治十一年(1654),是年周亮工擢为都察院左副都御史,十月离闽,次年正月至京。又黄虞稷(1629—1691)为《闽小纪》作序时曾说:“今年春予授经夫子署中,一日出一编示予曰:此予之不能忘情于尔闽者。予受而观之。”黄序的具体写作时间虽未说明,但写于周亮工去闽之后是确切无疑的。据黄序和汪序可以断定,《闽小纪》是周亮工于顺治十八年至康熙五年(1661—1666)之间亲手编定的,当时作者先后在青州海防道和江南江安督粮道任职。

《闽小纪》四卷一百七十多篇,每篇短的数十字,长的近二千字。其中七十多篇记闽中士人的遗闻轶事和诗歌创作,其余约一百篇记闽地之物产民俗和名胜古迹。卷帙虽少,但内容丰富,从中可以了解唐宋元明四代特别是明代闽中一些知名士人的活动,可以了解清初福建的土特产、民情风俗、名胜古迹等情况,于今天仍然有认识价值。现行《闽小纪》卷首有汪楫、黄虞稷等写的五篇序言,对该书内容作了介绍,其中不乏谀词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附录《四库撤毁书提要》对《闽小纪》作这样的评介:“是编乃其官福建布政使时所作。多述其地物产民风,亦兼及遗闻琐事与诗话之类。叙述颇为雅令,时时参以议论,亦有名俊之风,多可以为谈助。……书中所记,不名一格,宜入之于杂家。而自始至末,皆谈闽事,究为方志之支流,故附书地理类焉。”

周亮工于《闽小纪》中对闽中士人从总体上说评价是比较高的,他说:“闽中才俊辈出,颖异之士颇多。能诗者,十得六七,……彬彬风雅,亦云盛矣。”(卷一《才俊》)他对明初闽中十子的评价,完全采用钱谦益的说法:“虞山先生云,余观闽中诗,国初林子羽、高廷礼,以声律圆稳为宗,厥后风气沿袭,遂成闽派。大抵诗必今体,今体必七言。磨砢沙荡,如出一手。谢在杭,近日闽派之眉目也。在杭故服膺王李,已而醉心于王百(伯)谷,……降为蔡元履,变闽而之楚,变王李而之钟谭,风雅骏夷,闽派从此自燬矣。”

又云：邓副使原岳字汝高，与谢在杭并称诗于闽。在杭推之，以为国初有十才子，弘正有郑善夫，而嘉隆之后，则汝高为之冠。……余尝论闽诗流派，颇以后来庸靡之病归咎于林子羽，盖有见于此。”（卷三《闽诗》）按此篇全摘自钱谦益《列朝诗集小传》丁集下《谢布政肇制》（按谢在杭，名肇制）和《邓副使原岳》。对闽中十子和闽诗流派演变的评价，总的说，周亮工是同意钱谦益的观点的。对具体的诗人的评价，有时全引用别人的说法，如对晚明闽中重要诗人曹学佺（1574——1647）的评介就是如此，（详见卷三《曹能始》）有时作者直接对闽诗人作出评价，对前人的不足与疏漏予以补充纠正。如《闽小纪》中对闽中十子之首的林鸿有两篇专门论及，其中卷三的《林子羽遗句》说：“前朝林鸿子羽诗文一洗元人纤弱之习，为开国宗派第一。万历初，太守袁公景从、马参军用昭，同选十才子诗，虽复精勤，不无挂漏。如‘人分沧海色，江转白云痕。……’皆五言佳境，何以去之。又七言，……如此苍辣警策，岂全首精力更有不及之处，亦在所删何也。盖作文易，选文难。作者遇倦则勿作，人人能之；选者未免牵强耳，故多疏略害事也。”周亮工对闽诗人多所品题，有时寥寥数语，颇为精警。如说“林初文才情凄婉”，他的词“才情楚楚，信自可人。”（卷三《林初文》）“连江林征材，字鲁生，博雅士也，……诗调清新，绝句尤工。……诗多警句，不能尽录也。”（卷三《林鲁生》）“徐惟和才情藻丽。为晋安巨擘。”（卷三《徐惟和》）《闽小纪》中所记文人遗闻逸事也不少，如关于郑堂的就有两篇，语多诙谐，可资谈助。

周亮工除对闽中士人的诗歌作一些不系统的补充评介之外，对他们中某些人的高尚品质也不忘赞颂。卷三《黄后谷》云：“福安黄后谷先生钊，字珍夫，举嘉靖丁酉乡荐，为温州郡丞。丙辰倭寇温州，将兵拒战，乘胜直进，孤军无援，遂大溃。贼胁之降，叱之。索之金，复叱之。贼怒，支解寸斩之，年四十七。……先生能诗，有《堕樵录》。……”这是对民族英雄的歌颂。卷三《洪都御史》则对廉吏予以赞扬。

明代闽中私家藏书甚多，周亮工能注意这个问题，随时采访。他在卷四《闽中藏书》中说：

徐兴公云：吾乡前辈藏书富者，马恭敏公森、陈方伯公暹，马公季子能读能守，陈公后昆寝微，则散如云烟矣。又林方伯公懋如、王太史公应钟，亦喜聚书，捐馆未几，书尽亡矣。然四公之书，咸有朱黄批点句读，余间得之，不啻拱璧也。予友邓参知原岳、谢方伯肇制、曹观察学佺皆有书嗜，邓则装潢齐整，触手如新；谢则锐意搜罗，不施批点；曹则丹铅满卷，枕藉沈酣。三君各自有癖，然多得秘本，则三君又不能窥予藩篱也。

此篇近二百字，简介明代闽中八家私人藏书情况，且说出各家藏书的特点，对研究明代福建文化史，很有参考价值。徐兴公、名燦、字惟起，闽县人，与曹学佺同为当时闽中诗坛领袖，家藏图书尤多秘本。

闽地山水秀丽，名胜古迹颇多，泉州万安桥（即今洛阳桥）、娘子桥，福州鼓山，将乐玉华洞，清流九龙滩，仙游九鲤湖和仙门洞，均为游览胜地，《闽小纪》均有所记录。闽中风土民俗有自己的特点，《闽小纪》中亦有所反映，详见《唱龙眼》、《珠娘》、《闽

中風土》諸篇。

閩中物產豐富，《閩小紀》中所記水產就有龍蝦、江瑤柱等十餘種。對於閩茶、閩酒和閩中之荔枝，周亮工似乎特別關心，所記亦多。《閩茶》（卷一）指出：“武夷、紫帽、紫帽、龍山皆產茶”，只是製作不得法，質量不高。《閩茶曲》（卷一）計七絕十首，詩前有序，說“閩茶實不讓吳越，但烘焙不得法耳。予視事建安，戲作閩茶曲。”這十首七絕分別從閩茶之源流、品種、產地及製作方法等詳加說明，着重介紹建州的小龍團和北苑茶、武夷山的御茶園和太姥山的綠雪芽等。周亮工對鼓山茶推崇備至，認為“鼓山半岩茶色香風味，當為閩中第一，不讓虎丘龍井也。”（卷四《鼓山茶》）

至於閩酒，周亮工在《閩小紀》中多處提及。他說邵武拿口的酒，“淡而有致，與羅所錯認水無少異，閩酒當以此為第一。”（卷二《錯認水》）這大概是別有風味的低度酒。他認為家州的酒以曾家之蓮須白為最好，（卷二《閩酒》）《莆田宋去損祖謙閩酒曲》（卷一）福列閩酒共計三十多種，詩及注中說“蓮須冬白老”是福州名酒，順昌“一担香”又名“五香燒”，是釀好後和以藥，埋在地下一年始可飲用的名酒。邵武名酒叫邵春，其特點是“以酒釀酒”，色“深紅”，“歲首用以酬客”。

閩中水果甚多，荔枝更具特色，《閩小紀》中有好幾篇是專門記錄荔枝的。詳見《種荔》、《荔歌》、《困關以上無荔》、《石背》、《水晶丸》等。荔枝可以釀酒，《閩酒曲》中有一首專門寫荔枝酒：

入釀總難敵荔枝，荔奴山棗劣何疑。三年剖瓮香風在，墨汁似應供畫師。（原詩注云：莆以荔枝入釀，藏之三年，其色如墨，傾之則滿座幽香郁烈，如荔熟坐楓亭樹下時也。）

關於荔枝，也有一些遺聞軼事，如《嘉客紅》說：“宋福清翁昭文，先儒亢從子也，園中非時生荔枝，其母曰：豈有嘉客踵門耶？頃之，莆田林光朝至，因名為嘉客紅，可補荔譜之缺。”

《閩小紀》中亦有消極落後的內容，只是為數不多。卷三《烈女高氏》記某少女于未婚夫死后以死殉夫的貞節行為。卷二《死有前定》、卷四《永福鬼詩》宣揚封建迷信和因果報應。卷一《林宗伯》宣揚封建倫理。凡此都是《閩小紀》中的糟粕。

《閩小紀》是筆記，形式多樣，不拘一格。周亮工是學者，博覽群書，學識淵博，《閩小紀》中多引用、多考證與此有關。《閩小紀》中引用前人書目約二十種，考證精確。《四庫撤毀書提要》對《閩小紀》中的考證予以肯定，指出“其中如辨李騏馬鐸同母事，……亦頗有考證。”周亮工是詩人，於書畫精於鑒賞，喜歡收藏。《閩小紀》某些篇章情文並茂，韻味雋永與此有關。例如：

神光寺大興之定侍者，每侍師立，皆有定處，低眉下視，曾無偏倚。予見之八年，自未聞其一言。念佛之外，穿衣吃飯掃地焚香而已，八年中顏色舉止無毫髮異。余常語人曰：閩中只有此半个和尚。

（卷二《神光寺侍者》）

全文只七十字，苦苦修行八年的小和尚於字里行間呼之欲出。如此苦苦修行，也只不过

算半个和尚，可见修行之不易。篇末言“闽中只有此半个和尚”，骂尽闽中其余和尚，作者可谓善骂者矣。又如卷一的《江瑶柱》，先说江瑶柱“出兴化之涵江”，再说江瑶柱形体“文彩灿粲”味道鲜美可口，然后笔锋一转，说有人竟“从来未见其形，未识其味”，最后作者不无慨叹地说：

世之瑰奇异质，人惊以为必无，不复过而问之。沦落于海沙江泥中如江瑶者  
不知凡几矣，为之一叹！

篇末兴叹感慨，遥寄殊深。这或许可以说是借江瑶柱弃置不遇的酒杯，浇作者所同情的坎坷困顿的士人之块垒吧。

①关于周亮工寓闽宦情和诗文详见拙作《周亮工在福建的仕宦生涯》（载《龙岩师专学报》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一期）和《周亮工寓闽诗文及笔记》（载《福建论坛》文史哲版1990年第5期）。